

人間

16

目 要

幕僚主義與因循政策	陳 瓊
清除縣稅捐處積弊	何 晏
內戰不容再有	黑 金
小談縣長	李 擊
新官場現形記	老 耗
向許木強索頭顱	藍 人
指摘，交換，賭命	白 沫
肅奸工作在澳門	鄺 野
藉談諷刺	士 佛
吃飯與戀愛	何 仁
唯物辯証法的「面子」觀	阿 拉
漢宋義莊	浴 塵
黎尚武不敢出來	Ysabel Daldy 著
化學肥與人體健康	李 國
如何議處大笨象？	山 河

人 間 周 刊 社 出 版

清除縣稅捐處積弊

何 畏

縣收入以縣稅捐為大宗。主辦縣稅捐的縣稅捐徵收處，其積弊之深，幾成公開秘密。要整理縣財政，必須整理縣稅捐，整理縣稅捐，必須清除縣稅捐徵收處的積弊。縣稅捐徵收處的積弊，何由而生，其現況怎樣，今後應如何予以清除，是本文所要檢討的問題。

一、

「××縣稅捐私人中飽數約佔總收入三分之一」，一個卸事不久的××縣稅捐處主任對我說：「以總收入約三百萬元計，縣長須送廿五萬，縣參議會十五萬，××部十萬，稅捐處主任廿五萬，副主任十萬，稅捐處課長，征收員，縣府秘書，財政科長分潤約共廿萬，合計一百零五萬。再則做一個稅捐處主任應酬多，各方都得敷衍，不然便做不下去。所以每月多拿二三十萬，應酬各方的支出也得十多萬，做稅捐主任實在沒有多大好處的。」

×卸主任又說：「有的縣份，不是這個方式，使用瓜分方式，就是劃分區域，某區分處主任由縣長保荐，某區由縣參議會保荐，某區由××部保荐；……各該分處主任收得若干，除孝敬其後台老板以外，再以餘數解庫。其中飽數，佔總收入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不等。」

「兩個方式併用的也有罷？」我問。
「那當然也有，」×卸主任答。

以上是某縣稅捐徵收處卸主任某君和本人談話的大概內容。某君所講，雖未必完全事實，但大致已把縣稅捐處的積弊道破。自然稅捐處積弊，相信不止於此，比方招商投承一項，財政廳雖應為厲禁，但有些縣市仍然暗中招商承包，比方筵席捐，某市聽說是以六百萬元一天包給商人的。聽說將來還要分別包給筵席店呢。老實說，縣市稅捐處積弊極深，收入以多報少，中飽分肥，幾成公開秘密。所以要整理縣稅捐，必須清除縣稅捐徵收處的積弊。

三、

清除縣稅捐徵收處的積弊，不是一紙空文，比方令飭各縣縣長加強監督，一發現弊竇，即行呈報之類，所能奏效。也不是嚴刑峻法，比方將舞弊稅捐處主任扣留送法院，或將舞弊徵收員法辦之類，所能防止，茲擬議比較有效的辦法三種如下：

第一、縣稅捐處主任仍應改由縣長兼任。縣長自選時，稅捐處主任也應民選。縣稅捐處主任原由縣長兼任，本省自去年起，方改為獨立，由財廳直接派員充任。平情而論，財廳對地方自治財政應負監督指導之責，由廳派員主持，實無殊由廳直接辦理地方自治財政。省府既信任某人堪為某縣縣長，使主持全縣自治事宜，縣稅自亦以由縣長主辦為宜，至技術方面，自可由廳派副主任為之負責。此是就權責

方面說，現在稅捐制度，主任仍應由縣長兼任的。再就肅清積弊說，縣稅捐處增設一專任主任，至少增一靠中飽為活的主官；其次稅捐處專任地位過低；不特對地方平行機關如縣參議會之類需要孝敬，就對縣府秘書財政科長，也得巴結。如由縣長兼任，倘其肯負責認真做事，則大權獨攬，對各方不敷衍亦未嘗不可，至少減了一主官，減一中飽之人。再在財廳方面說，其主張及實行稅捐獨立，自然是為清除過去稅捐積弊，充裕稅捐收入，但現在實行以來，似弊竇更多，且人言嘖嘖，有謂某稅捐處主任，是以若干百萬運動得來，有謂稅捐處主任按月報效上級若干萬，這些話，筆者認為當係不懷好意之中傷，不敢信以為真，但上文說過，就權責方面說，縣稅捐處主任，以由縣長兼任為較合，財廳為減輕責任，亦不妨痛痛快快，將現制修改，暫仍由縣長兼任。縣長兼任以後，不敢說即能絕風清，但省府可切實責成以整頓稅捐之責，縣長如果決心做事的，必然要設法改善縣級人員的待遇，要設法改善縣級人員的待遇，必謀切實整頓縣稅捐。這樣稅捐收入，當較有可觀的。

在此民主新時代，縣長應該實行民選，不應由省府委派，以杜絕仕途鑽營奔競之風。縣稅捐處主任，是一塊肥肉，人皆欲得而甘之，在縣長民選之日，應同時實行民選，人民應同時予以監視，如認為貪污濫職時，自得實行罷

幕僚主義與因循政策

陳 琮

從歷史看到現實，官能做到主管——首長，無可否認的，大半不是專才擢進，而是出自人事攀緣的關係，所以，做了那個機關的長官，並不是那個部門的能手，但是，既已肩負重任，就不能不裝模作樣，以表示自己是有辦法，毛病就從此而來了，這是必然的因果；大約言之：

一、幕僚主義：因為自己對於機關里頭和發理於機關外面的，都多不甚了了，沒有甚麼辦法；但在上頭已經車過大地，為後不能不响其聲，那就多弄幾個知己的同學或親熱的同鄉來做砲手，一者可以嚇人，二者可以護己，換句話說，就是有人材，有幹部，別要輕視，同時，我的機密絕對守得住，反對我的人不怕你有隙可入。這樣一來，一切都要信託幕僚，而幕僚可以包辦一切。但是，這類的砲手，大多只有學會普通的燒砲，不甚曉得裝修機件，尤其較偏的門類，更無專才實學？然為保持其在首長麾下第一號砲手的地位，一方面就要高築門羅主義，阻絕賢路，不讓能手接近進來，另一方面就要厲行駁脚政策，控制較有才幹而不許別有出路的黨員，肩任長期的代筆，長此以往，駁脚的既不知名，當可不負責任，祇求敷衍過去，不復細心精究實效，當幕僚的，樣樣有卷可交，最低限度，什麼砲在長官面前，都是响的，已是享用了。長官因自己不懂，然聽來有聲，看去有色，亦可心滿意足了，當毋庸多事勞神。

二、因循政策：蓋人的長處，或壞人的好處，善莫善於服從命令，尤其絕對服從命令，譬如你做了某機關的首長，但你对某機關的政務一無所長，當然，不能因時因地因人因財而制宜，新法是想不出，或只好又法前而循規蹈矩，同時，一請示和服從上級的命令，不但不會受罰，而且還可得好處，這就叫做因循政策，並不是沒有才幹，而是已有才幹，而不敢用，這就叫做因循政策，這就叫做因循政策，這就叫做因循政策。總而言之，幕僚主義之敗，敗在包而不辦，因循政策之敗，敗在辦而不通，都是出自封建落後的思想。但這一說法，還是向好的方面推想，若就壞的方面批評：幕僚主義與因循政策，是足誤國誤民，甚至亡國殃民，有則，是必須嚴厲改正的。

免，并送法院法辦。這是從縣稅捐徵收處現制上看應加改善的一點。

第二、建立縣稅捐處人事制度。縣稅捐徵收處人事，隨稅捐處主任更易而變動，已成普遍現象。由於這種現象，縣稅捐處人事不穩定，人懷以官署為旅舍之心，凡到稅捐處任職的，均抱人扒特扒，捆載而歸決心，尤其徵收員的，更彷彿額上竊上了貪污二字，不貪污便不利市，人員既不能久於其任，自不能產生熟諳稅捐業務的專業人員，工作效率，自非常之低，也無法養成一良好風紀。今後針對此項弊端，對症下藥，必須建立稅捐處人事制度。除主任由縣長兼任，副主任由廳派委之外，其餘人員之任用，一律須經銜審考試，非依法不得免職，使其人安定，如郵政人員，庶可易貪污之風為廉潔。

第三、提高縣稅捐徵收處人員待遇。現在縣稅捐處人員，與其他縣級人員一樣，待遇微薄，不足以資仰事俯畜，叫他們不貪污，只有叫他們喝西北風，白白餓死，所以建立縣稅捐徵收處人事制度，同時必須提高其人待遇。自然縣級人員待遇須一律提高，而稅捐處人員因其任務重要，或不妨比其他縣級人員待遇界予增多百分之三十，或比照郵政人員例，年終發給津貼，或發給行例，酌發獎金，務使其正當收入足資維持一家數口之生活，而安心工作。此外加強保證，如關於徵收員之擔保人或人，在發見徵收員貪污，查明確實時，除依法辦理外，保證人或人須兼負賠償公家損失之責任；加強監查，監查人員對於徵收員執行職務，有無貪污情事，須多方明查暗查，以資先事防止等等，均屬清除縣稅捐處積弊應有的辦法。但最要者，還是在實施上述制度上待遇上改善的三項辦法。第二三辦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辦到，第一辦法是輕而易舉的事。能否實行，這就要看主管的態度如何而定了。

小談「縣長」

李 擊

縣長這種官，究其實並不是怎樣了不起的東西。以前縣長不過稱做縣令，所管也不過百里，然而上級長官，層層管轄，却非至令人頭痛不休，所以劉玄德為縣令，督郵敢公然侮辱他，陶淵明為縣令，終於揮不住折腰之辱而自退。但時至今日，想不到縣長却變成了人人人搶的肥缺。試看任何一省，進行縣長缺份的人總比進行其他工作的人多，或鑽或求，手段方式都是無所不用其極。我曾見一位朋友，因為進行縣長，弄得神志顛亂，卑鄙醜惡，連他妻子也引為恥，但他却恬然處之，一旦打聽到他的縣缺過去了，立即拍桌大跳，狂歡不已。又有一位袁托以公寫了八行卷如今天都在發着縣長夢的朋友，曾對我發揮着他的縣長哲學。他說：沒有做過縣長的人，實在非做縣長不可，因為縣長究竟是什麼味道，總不能不嘗嘗。但做過了縣長的人呢，更非做縣長不可，因為縣長有主權，土地，人民，實在就是地方上的小皇帝，生殺奪予，真可恣意爲之，比無論什麼都更神氣！——縣長云乎哉？縣長如是而已！

因此，現在所有做縣長的，都把「縣長」這個缺份看成寶座和財源。一朝走馬上任，唯

一目的就要的是錢。警察局長須是爪牙，稅捐處也須是爪牙，甚至五花百門，派出了無數爪牙去活動。活動什麼呢？當然不在話下。抗戰期間，縣長的工作是征兵，征實，征稅，除此就是花天酒地，萬事阿彌陀佛。征兵越緊，征實越急，征稅越重，縣長的笑臉也就逐開。至於什麼自治，交通，教育等計劃，不要說做，簡直連想也不會想過。古國時期的縣長如何呢？只要看一看「趨之若鶩」的縣長候選人俱是身手靈活的交際續管家，也就不難可知其大概了。——縣長果真是這樣的嗎？不禁使人言之氣慨。

其實，依照三民主義的目的，縣是自治的單位，縣長不過是國民公衆的公僕。公僕的責任最主要還是要集納縣公民的意見，擬訂一個施政綱領，切實推行，替縣境內興利除弊，增進人民生活。像今天這般只知圖利而毫不工作的縣長，不但是人民的公敵，也是三民主義的叛徒，應該排棄於人民之前。國民黨是不是奉行三民主義的呢？國民黨如果是奉行三民主義，如果要把三民主義徹底完成，首先，我以為就要自動自覺地起來掃除具有這種害民傾軋的縣長們！

選舉省參議員花絮

前車可鑑

羅偉羅先生在四全代會競選中委時，因華僑代表多將羅字誤寫羅字而落選，這是羅氏半生的遺憾！這次羅氏在惠陽復代表鄉村派與縣城派的黃佩倫競選省參議。羅氏鑑於競選中委時的覆轍，這次特別向縣參議員關照他的羅字是有土的羅而不是無土的羅，免致再蹈前車覆轍。

絃外之音

這次中山縣競選省參議員極爲熱烈，尤以縣參議長魏魏明與雄於財的鄭仲楚競選爲最烈。及選舉結果，鄭氏卒以雄於財而獲選，魏氏以五票而屈居候補，翌日魏氏就在當地的民國日報刊登啓事，敬謝投他的票的參議員，內有「深感光明之愛，愧無金玉之酬」，這種絃外之音，頗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

縣長難做

高要參加競選省參議員的有黃菊圃，洗維祺，謝源宗，冼家銳四氏，四氏於競選前都請求鄧縣長協助，而四氏在邑中聲望又相等，且各有後台，至使縣大老爺左右爲人難，迫得延期選舉，留待協商，最近始協商成功，

！有再容不戰內

金黑

北東出退軍共請

自從蘇聯對我外部正式答覆蘇軍已於五月三日完全撤離東北以後，東北問題便簡單得多了。東北問題之所以引起舉世注目，所以為國人所焦切注意，完全就因為外交問題所引起的複雜關係，九開月以來，國人忍受無窮的憤慨與悲痛，企望依循外交途徑，獲得合理的解決，信賴政府，渡此難關；這不但為舉國人士的一致意見，亦為各黨派的一致主張。目前，外交問題既已解決，東北之接收，原可不再成為問題，而所以成為問題者，乃為所謂「東北民主聯軍」問題，亦即共軍在東北的問題。

不久以前，由於許多事實，證明所謂「民主聯軍」之成立，乃蘇聯所一手做成，又由許多事實證明所謂「民主聯軍」之成立，乃在謀東北的特殊化，所謂「東北乃東北人之東北」之口號之提出，正無異要求東北脫離中國而獨立，這些事實，這些企圖之絕不容於中國人民東北同胞，乃為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如不放棄此一企圖，其不容於中國人民，不容於東北同胞，亦為理有必至，事有固然之必然結果。吾人對黨派問題，可以不開，對抗戰功罪可以不管，獨於東北的特殊化不得不正視，誠以東北之是否為中國人的東北，亦即中國之是否為中國人之中國也。

中共為中國之政黨，共軍亦自承為中國的軍人，而且在政治協商中對中國的和平有其貢獻，對中國人民的一致要求，自不能無所顧恤。除非中共立下脫離中國據東北而獨立的決心，自甘為僑滿之續，而自己檢討已無再掛中國共產黨招牌之必要，那就不妨公開脫離中國，宣佈東北獨立，其為滿洲民主國也好，其為蘇維埃共和國也好，國人當無所責備。然而，在中共仍願為中國第二大黨，中共仍需中國人民的擁護，中共仍不忘其為中國人的本質以前，我們要誠懇的奉勸中共拿出良心，拿出事實，有以解國人的憂惑。

中共在廣東的武力可以撤出，而在東北的武力却死抓着不放，明明東北之接收由政府辦理，見之協定，而中共假人民自治政府的名義，攘奪唯恐不速，這是什麼意思？中共如果不想洗脫企圖使東北特殊化的污名則已，否則，中共必須趁此時機撤出東北武力，交還政府接收，而後正確立場，協商誠意，方能大白於天下。國人必當督促政府，整頓國防修明內政，實施憲治，中共亦當不失為代表中國民衆的政黨。

這中共最後自贖的機會，也是國人對中共最後的勸告。內戰不容再有，共軍必須退出東北！

由沈維祺獲選省參議員，李顯仁任縣參議會議長。

難為了她

朋友的丈夫與丈夫的朋友，在一般的社會關係來說，原本就沒有兩樣的。可是在競選時期，基於這種錯綜的關係，就會發生了嚴重的問題。

這次番禺縣競選省參議員，女參議姚卓華也就碰到了這個難題而感頭痛。而競選最烈的就是縣黨部書記長許宏志與縣參議會副議長何顯天，她和許書記長的太太是患難中的朋友，在抗戰期間彼此曾在南潯吃過苦，互相扶助維持，在情在理投許氏的票是毫無疑義的，可是，偏偏遇着何副議長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有過關係的人。在情理也應該要求他的太太投何氏的票，這樣一來，就使到姚參議員感到異常的頭痛，聽說他倆由於這種關係的爭持，曾經引起一場很大的交涉，結果，還是認為丈夫的朋友關係較深云。

豈有此理

順德參加省參議員競選者，以勞先鞭為最勁，勞氏獲得鍾某之支持，事前頗有把握，詎選舉結果，勞氏竟然落選，事後對人談及此事，均大呼：「豈有此理」不置。

x
x
x

新官場現形記

耗老

「貧」官「朽」吏

某官赴任之前請示上司，某上司諄諄以肅清貪官汚吏為囑，迨到任之日，見所有職員俱鳩形鵠面，鴉衣百結，年老力衰，老朽不堪，乃呈復上峰云，職到任以後，查得本機關並無貪官汚吏，只有貧官朽吏而已。

國泰民安

某縣衙門沿清俗例，中堂貼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聯語，惟該縣縣長素以貪污著稱，為上峯覺察，將之免職，卸任之日，老百姓照例假縣府開會歡送，該縣長乃叩一謝曰：「本縣長無德無能，有負民望，惟民眾對余如此愛戴，今一旦賦別，未嘗不慙慙於懷，先生其亦有此同感乎？」某紳固幽默之流，聞言之下，見中堂所貼聯語乃應聲曰：「本縣自我公到任以來『風調雨順』，公今去後則『國泰民安』矣」。

舞態龍鍾

某長喜與女職員同往舞場跳舞，事為其太太偵悉，乃一再勸告，惟該長嗜舞成癖，終難

藉談諷刺

士仁

- 一條公路 兩部汽車
- 三個大站 四位局長
- 五個科室 六員視察
- 七個花瓶 八個球員
- 九張票子 十條黃魚

無名氏詠公路短章

以上是無名氏創作，詠某公路短章，我在某種緣緣聽到覺得賞識不置。不敢自私，爰為錄出，以公眾好，並附鄙見，藉談諷刺。

第一、諷刺不同誹謗，因誹謗夾入虛假，而諷刺却是真實，誹謗為被誹謗者所痛恨，因被誹謗的事實，事出虛無，跡近捏造，而諷刺為被諷刺者所討厭，却因句句是實，揭破虛處，醜態畢露。

第二、諷刺不同諷罵，諷罵有近乎諷諍，雖有近於諷諍，却又不同於諷諍，而有類於曲喻，因為諷罵係惡險相加，對於對方並無善意諷諍，雖有善意，却認對方尚有進言餘地，有對等說話可能，而曲喻則是說了算數，信不信由你，聽不聽更由於你！

所以，諷刺文學是冷觀主義，現實主義的表現，並不是熱情主義的呼喊，他着透事實，又同情這事實，他在表面上是冷靜，而又在內心裏却又是熱情，他在表面上雖感悲觀，而在

內心裏却充滿熱望，他說了可笑的事，道出可笑的現實，在內心裏却充滿了熱淚。他如果對此毫無希望，漠不關心，又何必多此唇舌，化如許筆墨？他之所以不憚辭費，目的只求有所改進，別無其他。乃世人不察，以為諷刺即屬惡意，真是天大冤枉！

再說諷刺是一種天才，一種創造，諷刺雖屬事實，但從事實轉成諷刺，却又非憑天才創造不可！不然的話，事實俱在，大家都在目夕接觸，何以不見不問？即使有所見聞，又何以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至於寫成篇章，不偏於輕，即偏於重，更是常事，以致掩飾吹噓，都無是處，諷罵誹謗，也未免有傷大雅了。

第三、諷刺須要機智，機智之用，若呆而實靈巧，若拙而實聰明，看似無意，實若有心，看似有心，實若無意。偶然得來，暗喻巧合，不卑不亢，恰倒好處。天衣無縫，運用自如，一近勉強，便成下手，分開來說，他需要陪襯，也需要排比，他需要巧合，也需要切實，小聰明者發不來大戲法，鄉下紳士也上不了大排場，真是談何容易，未可一筆抹煞！

根據上理，來談上引詠公路短章，雖云不中，也未嘗說遠。草草書此，尚祈賢明教正，如能體味再三，或能於原章中悟出至理，有如鄙見所云，賢明讀書，未知以為何如？

改悔，某太太年歲不惑，固老態龍鍾，誠恐乃夫有納妾之念，乃急延師教授跳舞，自是每至舞場必追隨而往云。

官場三味

某要員浮沉宦海多年，深嘗做官滋味，一日飲宴之間，乃笑謂友人曰：我等每日上茶樓酒館吃雞三味，魚三味，其實我等做官亦有三味，當機關小職員時，低首下心，隨人俯仰，見上司卑躬，屈節，且收入有限，生活艱窘，此苦味也；及至一朝得志，風雲際會，躍為紅員，炙手可熱，各方攀龍附鳳錦上添花者大有人在，此甜味也；及至時乖運蹇，降為閒曹，只落得一身冰冷，兩袖清風，此酸味也。

天高三尺

某縣長卸任之日，縣府門前發現有一標語，曰：「天高三尺」，人多不解，後有聰明人見之乃笑而解曰：「天高三尺者，即地低三尺之謂，盡言其刮地皮之深也」。

批判權威

新批判 半月刊

嚴明主編

中共代表說：「共軍撤出長春乃奉延安命令」

唯物辯証法的「面子」觀

阿拉

報載新華社南京分社，廿五日發表中共代表團隨定一氏之聲明謂：「民主聯軍之由長春撤出，乃奉延安方面命令而實行者。」姑勿論延安有無發出這個命令，但我們可以作兩方面的推斷：

先假定延安果然有發出這個命令，而且從事實方面証實這個命令是已經貫徹執行，那末，我們就可以推斷除了在東北的共軍襲擊北寧鐵路，佔據業經政府接收的齊齊哈爾和哈爾濱都是延安的命令以外，最近包圍平津，進迫濟南的動作都應該是延安的命令，因為延安的命令能夠貫徹到共軍的每一個組織每一個行動，決不是「下級自由行動」那一回事。如此，共軍在華中華北和東北的一進一退，自然就不出延安參謀本部的錦囊妙計了。

如果長春的撤退是爲了說明共軍不妨礙政府接收主權的行動，那末，我們更歡迎共軍繼續撤出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城市以至整個的東北，向國人拿出更大的誠意來；如果長春的撤退是爲了討價還價的張本，在東北減價在華北華中增價，這樣朝三暮四，暮四朝三，那就非我們所樂聞了。

有人以爲共軍在長春的棄甲曳兵是由於共軍在東北不勝「民主」，更「聯」不起來，所以給中央軍打敗了，延安的命令云者，只是阿Q的勝利觀，純然爲了「面子」問題，對後台老板也得好過。這雖然說來未免刻薄點，但事實頗近情理，不然，這個命令總應早日發出，何必等到兵盡矢窮的今天？又何必先行消滅了長春的守軍，又來一下撤退呢？

老實說，這幾年來，中共公開承認別人是祖國，公開支持別人誓切中國的企圖，公開讚揚別人和中國敵人——日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公開頌揚蘇聯協定損害中國主權的成功，這種「謂他人父」的舉措，其是已極盡丟臉的能事，今日而言面子，似乎中共沒有這樣資格。而且，長春之爭已經是國家的不幸，「家醜不外揚」，何有面子之可言，中共雖不臉紅，中國人實在是一件恥辱。

不過，中共有一套「唯物辯証法」，總能臉紅的變到不紅，一個個強的人，臨死的時候，他會辯拙地說：「生命的自衛撤退，祇不過是閻羅老子的命令」，中共的面子問題，可作如是觀。

肅奸工作在澳門

鄧野佛

漢奸在抗戰期間勾通敵人對抗自己的國家，利用敵勢欺壓自己的同胞，這不僅是國家的羞恥；也是人民的仇敵，因此，肅清漢奸實為勝利的急務，也是當前民衆除了食飯問題以外最關心的問題，如果肅奸工作做得不徹底，不但國家民族的正義無法伸張，就是八年來前線浴血抗戰的將士，後方艱苦鬥爭的官民，淪陷區輾轉鐵蹄下的同胞也無從吐一口烏氣。

然而，漢奸並不是愚蠢的人，不特不是愚蠢的人，而且是社會上最無恥最狡捷的動物，所以一旦勝利來臨，牠們除了運用從同胞壓榨得來的脂膏和血肉去求人庇蔭外，並會逃到外國人治下的土地去避匿，去享樂，企圖逃出了國家的法紀，苟延涼血的狗命。因此，香港澳門便成爲這這涼血的狗最接近的理想地。而一羣一羣的從各地集中到港澳來。

政府爲展開澳門的肅奸工作，使奸僞無所遁形，所以在勝利後，便先後的派了兩位專員到澳門負責肅奸工作，可是，澳門目前還是在葡人治下的殖民地，這裏還實施着統治殖民地的法律，因而這裏的肅奸工作，也不容易展開。這兩位專員先後在澳門住了兩三個月，天天在獎勵，但漢奸就始終沒有捕獲一個，這不知是外交的關係還是能力的問題？不過澳門的肅

奸工作，這時確曾給人們一個很壞的印象。

一直到去年底政府才重新派了一位鄭專員仁波去澳門打開這個僵局。這時，留在澳門的較爲著名的漢奸，看見政府對澳門的肅奸工作，一天一天的來得積極，知道這樣的辦法也不是安全的辦法，便想溜之大吉。恰巧這時葡籍的「屬地號」輪船定期開返葡京里斯本斯去。這一羣漢奸都認爲千載一時的機會，他使用了大批的金錢準備乘這艘「屬地號」輪船逃到里斯本斯去。

這消息漸漸傳到阿登素雅布基街斜坡的一所洋房的主人——鄭專員的耳裏，鄭專員馬上想把牠們一個一個的拘捕，然而基於外交的關係，還未與澳門當局協商得拘捕的手續，於是先向澳督提出交涉制止這一批狗下船，結果澳督也答應所有中國人也不准附搭這艘「屬地號」。這個問題總算是獲得了一個結果。

然而，爲了使肅奸工作能確實施行起見，肅奸當局一面派人嚴密監視在澳的重要漢奸，一面加緊向葡政府協商拘捕漢奸的手續。直至去月才獲得了解決，而開始逮捕。直至記者離開澳門時止，總共已逮捕了二十五人，內有日戰犯三人，其中有名「薩之麻」的是留澳日僑中的最富有者，經審訊後轉解廣州法辦。

在這廿五人中，有名林鵬志的是敵僞時代

海防司令林德明的弟弟，在海防司令部當參議之職，澳門日本領事館并給以軍需物資搜購主任的銜頭，所以牠在敵僞時代在澳門是一位紅員，也是留澳漢奸中的最富有，最可笑的就是牠在被捕後，會聘請某葡籍律師向澳門警察廳長布英沙質詢：「澳門是葡國統治的土地，爲什麼准許中國人在境內捕人？」這想利用外人的力量來逃避國家的法律，這是多麼的無恥，可是聽長布英沙的答復牠的話是這樣：「中國經過八年的浴血抗戰，今天才打败了侵略主義的法西斯，而且中國是四大強國之一，我們也是同盟國之一，我們根本沒有理由不協助中國肅清內奸的」。這不特給予牠們以無情的打擊，同時也使牠們知道當漢奸的耻辱。

記者曾訪問澳門負責肅奸工作的鄭專員，據談：澳門目前的肅奸工作，頗算順利，澳門政府也能積極的協助，只要我們提出了名單以後，牠們都能迅速的協助我們拘捕，現在尚有不少的漢奸在偵查中，日間可能拘捕第二批，總經解廣州訊辦，我們對肅奸工作是毫不馬虎的，總不會使國人失望，不過，拘捕漢奸是由本人負責，但處理漢奸則仍解由廣州辦理，同時肅奸委員會奉令在本月底結束，將來澳門的肅奸工作或有新的機構負責等語。

同時記者也曾訪問負責督導肅奸工作的某君，據談：過去澳門的肅奸工作，確使人感到不滿，但近月來已以行動答復國人。同時，我們只負責偵查和拘捕的工作，但辦理的權責又不屬於我們了。

一九四六、五、十九、于石歧

指摘·交換·賭命

報告廣寧競選省參議員經過

白沫

一、競選人物

馮榮光——早年留學美國，返國歷任廣州度量衡檢定所主任，廣寧縣區長，廣寧縣立中學，南臨中學，廣雅中學校長，省教廳督學等職，現任省立志銳中學校長，年紀是五十左右，身軀胖胖，鬍子滿腮，對人態度很和藹坦白，處事尤為有條理，對人類服務頗具熱誠，他無疑是一個最理想的人民代表。

周軍表——前清時曾游洋，并青一袴，民國後曾習師範，歷任各公立學校教員，現縣師校長，對國學造詣頗深，為縣中教育前輩，情思想近於保守，故雖任教數十年，對青年仍無法確實把握，年紀已六十許，兩鬢已如霜，精神仍健，辦事每多過問，頗為一部份老年人所愛戴。

程文亭——出身兩廣方言學校，曾留學歐美，歷任各公立學校教員，現任縣中教師，年六十許，但思想新穎，性情潑達，主張愛國的教育甚力，道德學問，均為邑人推重，早年為兩廣方言學校三傑之一，惜近年雙目失明，出任艱鉅，頗難勝任。

吳一諾——畢業於廣東法政及黨務特別班，歷任縣黨部特派員，青年團股長，縣府科長，縣黨部參議長等職，現任縣中學校長，年四十許，長個子，每作深思時，常噙指甲，革命意識甚強，對縣政反常措施指摘甚力，不畏強暴，毫不徇私，故有「板老」之稱，頗為縣中公正人士及青年之愛戴，惜對人態度欠缺熱情，擇善固執，一般熱情青年不易接近，實為其短處。

李子培——歷任縣黨部執委，縣民教館長等職，現任縣黨部參議員，五十餘歲，世故甚深，因非附城六鄉人，故為十六舖（即附城六鄉以外各鄉）人士所擁護，握有最多票數，惜動輒廣寧之厚漢「程案」發生以後，社會人士對其頗置微詞，號召力大為銳減，猶幸抗戰期間，頗善經營，積蓄甚豐，故能獲選。

陳嗣運——歷任縣黨部執委，黨部幹事，現任縣黨部書記長，年四十許人，對人對事手腕極為圓滑，為邑中後進之秀，擁有全縣社團選票，又為競選最力之一人，實為李子培之一勁敵，惜政治有餘而經濟力不足，故卒為李氏所敗。

十六、肅清文化漢奸

一個國家民族生存的基本條件必須依存於其深厚的文化力量，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事實。許多國家由滅亡以至於復興，許多民族由衰微以至於強盛，都是由於他的文化力量植基深厚，未被滅亡底緣故；這也是歷史告訴我們的事實。

一個作為侵略的國家，首先要消滅被侵略國家的文化，而文化的破滅才是侵略最後的成功；這也是有好的歷史給我們做證明。

目前的肅奸工作，都着重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漢奸，對於文化漢奸的檢舉和懲治似乎並不引起社會的注意，甚至好些文化漢奸，依舊逍遙在法網之外，甚而繼續着他的文化工作，這是什麼的現象？這是亡國的現象！國人對於那作為生存保障底文化，真是太忽略了。

此外，還有披著前進的外衣，企圖滅亡中國文化而代以奴隸文化的所謂文化人，正在毫無顧忌地，大量製造那些包上襪衣的走狗，企圖把中國後一代的青年麻痺或渾忘了國家民族，也就是剝奪了國家民族所賴以生存條件的文化底奴隸，備為侵略者的第五縱隊。那些文化漢奸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餽子手，我們如果不立刻予以肅清，中國最後的滅亡底悲慘命運決不在遠！

我們要號召每一個不想中國最後滅亡的中國人，迅速撲滅那些文化漢奸！（老近）

人問閒話

二、前哨戰

該縣臨時會於選舉省參議員之日期公布以後，復奉令先行改選正式參議會，然後舉行選舉省參議員。故參加競選人選獲得較多選票，不得不在臨時會改選之前，來一次前哨戰，爭取「鄉代表」——縣參議員。

該縣參加省參議員競選最力者為李子培，陳嗣運，吳一諾三氏。吳氏所把握者為歷年畢業散佈在各鄉之縣中學生，及以正義介號召之各地公正紳士，故在改選之前即派出其幹部黃某楊某分赴各地活動，進行煽惑，而握有相當代表。惟李氏與陳氏在縣中則彼此人事關係錯綜複雜，不得不作積極爭取，而彼此疑有之群眾中，又有小領袖如陳永康等，故不得不出奇制勝，陳氏即分派其幹部陳某周某等，分頭向各社團代表及縣代表活動，李氏亦親自奔走各方活動，并在元凱公所大開X局，招待縣參議員，早午夜三餐均由書記治饌，晚上便汽燈燦然，拍拍之聲，不絕於耳，務使受招待者心滿意足。而耕業中之小領袖陳永康氏，因係荆溪人，持有六荊鄉六票，亦乘機露頭角，操縱各方，彼此遂展開劇烈鬥爭，在場面最緊張時，陳李兩氏并破除情面彼此發動宣傳戰。李氏則發動輿論指摘陳氏掌握下之教育會代表金某為非法代表，而陳氏亦以牙還牙指摘李氏掌握下之某某鄉代表為非法選出者，更有人想動舊案，檢舉「陳案」，因而鬧至滿城風雨。

三、賭賽命運

及至選舉前夕，吳氏忽獲知省方支持陳氏，且以此次競選運用經濟者大有人在，應毫無意義，臨時自勸宣佈放棄參加競選。於是，吳氏所握有之票又為陳李二氏之目的物，彼此極力爭取，而此時陳永康氏所握有之六荊六條選票，又未決定歸秦歸楚，欲自露頭角，又限於資歷與聲望。乃不得不求善價而沽。李氏此時正苦於票數未佔優勢，乃毅然許以縣參議長為交換條件，陳李二氏遂成均勢。及選舉時出席人數四十人，其中有投機者不投選票開票時陳氏二十票，李氏十九票，監選人認為不過半數，舉行複選（複選是否合規定仍成問題，因初選以票數計，已過半數），遂成二十對二十均勢，根據選舉規則乃舉行抽籤，結果半由命運，李氏獲選，消息傳播後，邑人無不譁然。

新的時代

新的內容

新時代月刊

言論正確

內容豐富

黎尚武不敢出來

士國

目前一個最掃興的場面，使得電力管理處總經理黎尚武無面見人，害得市長策叔無可奈何，大罵「用着這樣不懂體面的經理，要逼我自殺！」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正是卸任港督夏慤將軍來穗觀光那天晚上，省會各首長設請為港督洗塵，策叔也是主人之一，入席的時候開到了，黃昏的暮色也變為黑暗了，但是雷聲不絕，在外面貴賓之前，確是有失體面的事！這層市府的管轄，大家當然要催促市長去辦，急得策叔派差去趕，同時電話催辦，不知是因機器壞了，或是適燒濕柴，久不著火，該管經理黎尚武就心慌腿怯起來，逃之夭夭。專差去趕不敢露面，電話去催不敢接線，真有「大丈夫講不出來就不出來」之概！與席各首長又頻頻催從，害得策叔無話可對，而大罵黎尚武「用着這樣不中用的東西，我只好自殺」以自解。結果，黎尚武仍是不敢出來，還幸找到上任的經理曾星樞，臨危受命，算是老馬識途，把油燐換了濕柴，專注於一線。很快幾分鐘就著火了，席間頓現光明，不久專差回來報告經過，聞者皆謂黎尚武不行，鄭星樞使得，消息傳來，市民多猜鄭有復電管理處經理可能。

向許木強索頭顱

(潮汕通訊)

藍人

關於宜興輪上的鹽米問題，我曾在「人間」

周刊第十二期那篇「宜興輪上的鹽米乎」

一文裏有過較為詳盡的報道，本來此事既由汕

頭市的市長翁桂清和參議長陳偉烈親身負責，

證明輪上的是鹽，而汕頭的海關、法院和司鹽

務職責的鹽務局，又過問而無下場——并且宜

興輪本身根本就已悄悄地離開了汕頭，那麼，

事情總算可以不了了之的。但事有湊巧，偏

偏宜興輪由汕頭走到香港，就給香港當局扣留

了下來，而且，檢查的結果，發現船上的是米

，并不是鹽。據香港報紙的登載，檢查出來的

米，經過許木強君大量港紙活動的結果，十分

之三充公，十分之七發還，船人俱告無罪。這

一來，汕頭各界俱告闕然，本來不了了之憤又再

給市民們加上了更大的憤慨！

本來，當宜興輪鹽米事件發生的時候，市

民們對市長翁桂清和參議長陳偉烈的態度，就

已經覺得十分可疑，市府對於這樣嚴重的事件

，不憤派大員澈加檢究，而遽然替負責人開諱

，這已經是講不通的事。參議會為民喉舌，是

代表人民公意的機構，照理正應該把這件損害

人民生活的案件澈底清查，務使狡猾者無所逞

其計，而人民生活得福利，不料，參議長陳

偉烈却同市府及負責人，違背人民公意，擅

行人民代表名義，幫同奸宄逞強損害人民。這

更是駭人聽聞言人人憤的！

好了，現在宜興輪的鹽米問題之謎，已無勞

汕頭市長翁桂清和參議長陳偉烈的費神查究了

，香港當局已給了這事件以最真實的面目。代表

政府的汕頭市長翁桂清和代表參議會的議長陳

偉烈，在汕頭市民之前，對此將有什麼話說呢？

我是汕頭市民一份子，我願意站在市民的

立場，發揮人民的意見——我相信我的意見是

完全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一點兒也沒有偏見

和搗蛋之意的：

我主張，第一、請許木強君立即回到汕頭

來，在市參議會的空地前當眾斬首，以符其本

人當初所宣誓的。事件發生時，許木強曾宣言

船上的如果是米，他願殺頭以自罪。如今，正

是他殺頭的時候了。

第二、請汕頭市長翁桂清立即滾蛋。政府

是愛護人民的，羅主席最關心民隱，最痛惡貪

污，翁桂清代表政府却公開欺騙人民損害人民

，應即由市民控告，並請羅主席立即撤換。

第三、參議會是代表人民公意機構，應該

為民謀利，為民喉舌，陳偉烈不但違背人民公

意，而且公然竊取人民代表名義串同損害人民

，正是人民之敵，汕頭市民應該立即運用三民

主義的民權，開市民大會將之罷免，另選賢能。

第四、宜興輪運米濟汕說背後有潮汕籍

的巨公們在主持，監察使劉侯武聞說也是主持

入之一，現在應該請他們出來對人民說話。

五月十八日于汕頭

路

昏鶯

一片碧綠的草兒，叢生在荒涼的原野，涼風動盪着它激起條條的波紋，夾在翠草中的路；大的，小的如蚯蚓的排着，它曾一度給敵人踐踏過，遺留下來的痕跡，現在，隱約可以看見，勝利後的它在母懷滋潤着——春，已生着柔嫩的肌膚，更覺漂亮可愛。在路上的我默默地對着自然界生機的小草出神。

這條蜿蜒的路不知它起點及終點，也不知由東回西或由西回東？從那兒伸張到那兒？那兒是它的歸宿？呵！似乎沒起點終點；路交織在小草的懷抱中，真不知道它有多少長。

它的本身真有點怪性，誰能了解它是怎樣造出來？大抵由宇宙有人類的時候起，它就開闢了，而且在增加着，它不斷地磨練着無數行人的腳蹠，而人類更勇敢地踏着荒野，越過荆棘，拓展出許多新型的「新路」，新的路也許比較舊的路崎嶇，險惡，但人們不管它是崎嶇抑或險惡，總之喜歡走新的路，尋新的路，用血去創造他們的新型的路。

一條條的路，實在使人迷惘，使人有點躊躇，可是的路這樣多，行人又這樣擁擠。行路的人在眼中却不識他們是公子小姐或是官佐、工人……，我祇見他們這樣匆匆的。

行路的人呵！願你們打起智慧的明燈，找出光明的出路，祝福你們異途同歸達到「民主」的大道！！

昏鶯寫於五，十四，

漢

宋

義

莊

浴 塵

「天下終歸漢，
人民不事胡。」

「賭酒笑談天，無法無君，正是我們新國界，
置身聊賴地，看男看女，且當世外小人間。」

友人胡君，歸自海外，談述途遇，世所未聞，特錄人聞，以饗讀者。

途次遇風，荒海飄流，驚濤怒湧，至一孤山，衆念圖避險，船疾趨泊；迨風停潮退，擱淺沙灘，山峭擊空，四顧迷茫，不知所在？衆以浮潮旬日不至，船中糧絕，將成餓殍矣！皆憂形于色，船長亦莫奈何，呼衆下地移沙，引潮湧入，一天已盡，距水尚遠，夜幕漫漫，相對嘆息！莫與，余知無可爲，悄悄離船上岸，冀有發現，沿山岩石，仰伏攀登，山腰深處，忽見石徑如梯，似會人行者，循徑灣轉，復見石洞如門，兩旁鑿有：『皇朝兵馬平胡日，後世兒孫回國時』和有『漢宋義莊』四字橫額，俯視，綠陰青草，若有人煙，喜極忘疲，疾馳而下，但見石板如床，石條如棹，凝聽寂無人聲，亦不聞鷄鳴犬吠聲，由疑而懼，悚然彷徨。時近傍晚，彷彿遠處歌聲，男男女女赤身裸體歡笑而來，相見愕然，前者止步，後者上前，環余瞻視，莫敢問言，旋一老者至，凝望良

久，問曰：『客似是大宋人，何由至此？』余聞而喜，不知欲言，反問曰：『長者和各位語音容體皆中國人，何坦然盡露，而非吾國禮俗？』長者曰：『客有未知，既至此，實難得，請就坐慢談。』并指石條招余坐。

長者：『此間荒海孤山，懸絕塵世，已不復知有人間。先祖護宋南下，匡門追急，陸將軍負帝投海，先祖不願降元受爵，亦不願化身平民納稅益敵；舉家乘桴浮海，爲狂風吹逐，飄蕩至此，已十七世矣。雖心存故國，但不知當朝皇帝是漢？是胡？歷祖迄今，未由問訊，海天煙濛，輕舟難渡，徒有空想耳。』長者說至此，轉向座中呼曰：『懷漢，來！吾幾忘記，想客已飢困，且自故國來，大慰懸念，速備膳席，舉族同歡。』復轉對余笑曰：『一時歡喜，貴客大名，那里人氏，還未請教？』
胡君：『小姓胡，名君，原籍福建，祖上亦因護宋至粵，帝昴歿後，宋亦滅亡，元朝追

緝，避居東海……余言未畢。

長者插口：『啊？原來是同鄉鄉里，今日相逢，真真難得！故國遺臣遺民何無英雄好漢，大宋亡了幾百年還不能復興？現總是牧馬賊徒的蒙古賤種當皇帝吧！』

胡君：『不，蒙古人佔了中國，建立元朝，不上百年，就給我們漢人一個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起兵打倒了，建制大明皇朝……』

長者又急插口：『啊，這個和尚真使得，確實英雄！可惜我被滯在這里，不能揮翼飛歸，聽它指使，現在，就是明朝吧，哈哈！我們大漢的江山光復了，我們又有國家了，哈哈，哈哈！』

胡君：余見其縱態狂歡情狀，本不願往下再說的他們，祇好畧說：『不，後來又有變化了，因朝政失修，災荒頻仍，盜匪蜂起，尤其李闖張獻忠爲首的到處殺人放火，社會混亂，官兵聞風而遁，後被攻佔北京，明朝崇禎皇帝也就自縊而亡，滿洲人乘機入寇，利用漢奸洪承疇，吳三桂等打先鋒，把明朝後裔逐個消滅了，建立起大清皇朝！』

長者揮口大罵：『李闖，張獻忠的賊，洪承疇，吳三桂的漢奸，這種禍國殃民的奴種，國人何不把他五馬分屍？何不起兵護明？還留滿人在做皇帝嗎！』

胡君：『滿清滅了明朝，摧殘壓迫漢人，甚於蒙古；漢人不堪處受，秘密結會，圖謀反

對，廣東平民洪秀全，以傳教為名，創設教會，在廣西金田起義，一直打下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蘇，建都金陵，號稱太平天國，洪秀全自做天王，另一枝兵馬北伐，攻陷河南，直搗幽燕，滿清皇帝準備逃回關外，清朝就要滅亡了，後因孤軍深入，陷敵重圍，在天津被敵覆滅！南京天王的內部也因爭權奪利，互相牽制陷害，不能一致對外，天王的勢力也就日漸衰弱，後來，天王和天朝的人馬，都被漢奸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打散了，慈禧定下中興之局，但不久經過中日戰爭，鴉片戰爭諸役之後，清朝的大權自是旁落，且把中國的土地和權利割讓給日本，蘇俄，英國，法國，德國，……並訂立種種賣出國家的主平等條約，看看中國不被瓜分，就要受共管了！……」

長者急著揮口：「現已怎樣？那里來了這麼多外國？」

胡君：「日本在我國東邊，就是唐朝已出擾出中關浙黃海的倭寇，蘇俄在北邊，英，法，德，美國都在西面，是距今百年人使中國的人，人比我的聰明，炮火比中國利害，滿清政府也無能，不關反抗，只知壓迫漢人，愛國青年孫中山發起革命，對抗清廷，奔走呼號，垂三十年，國始漸覺醒，於辛亥武裝一役，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

長者聽至此，頓感悲喜

交集的神情，不待余語畢，突出歎嘆聲的聲調，當眾呼曰：「你們聽得客人的話嗎？宋亡，我們祖先避居此間，不知國中消息，誰想到明興清滅，又來這許多外國？若不是客來，我們都不知有明，有清，有太平天國，有中華民國？更那里聽得有朱元璋這一個和尚，有洪秀全這樣一個天王，有孫中山這樣一個革命？但是，我們祖先算得有眼光，五百年前寫刺莊黨的詩：『天下終歸漢，人民不事胡。』預料的一點都不錯！……」長者與說至此，往備講席的懷漢向外歸來報道：

「吩咐的，一切都預備好了。」

長者：「人已困，醉飽再談，」說着招眾起行挽余隨往，至一大堂，中間列座宋朝歷代皇帝，兩旁陳着陸氏祖宗牌位，殿前酒牲畢具，長者導眾跪拜，酒酒祭告：

「和尚滅元，革命滅清，漢土光復，國仇已報；我祖憤不帝胡，葬身海外，綿綿長恨，今日昭雪，可安瞑泉下矣！」

祭畢，轉出祠堂，石枱陣列，石塊成行，男女長幼不分次序，隨至就坐，彼此舉杯邀飲，愉然融洽！

長者問曰：「嘗聞祖上遺言，故國有五畜六畜，不勞山海謀食，有華廈錦衣，可免露天裸體，視君身上，已是微信，此間荒島，四望曠海波洋，久失方向所在，不敢浮排輕試，祇好織取樹葉，草實，野禽，山獸，水族為糧，席上奉陳，已盡所有，非敢

出以粗劣，菲薄遠客，未知故國有同此否？」

胡君：「山珍海錯，國內難饗一餐，今天厚遇，飽嘗奇味，三生幸事，謹借嘉杯，敬祝各位幸福！」全座舉杯欣對而盡。

長者：「幾朝同鄉，難得一會，當狂醉盡歡，惟余年事已盡，不經澈夜長談，」嚙向席中招手曰：「必仁，必勇，來，來！」繼向離座而來兩位中年指余說曰：「故國胡君到此，千載難逢，你們兩位同族中兄弟姊妹盡量奉陪，西村林姓，未聞國事，明天隨往探看，大家見面。」又向余轉指兩位分頭說：「這位名叫必仁，為吾鄉智者，文車以他為主，這位名叫必勇，為吾鄉力士，武事由他出頭，有他兩人陪伴，有得說，不用怕，」又轉望全座對余說曰：「這里的人，通是我們陸家，胡君不要見外，大家多飲多談，老身先退，明日再會。」

席中人眾，頻頻勸飲，應接不遑，酩酊醉罷。及醒，仁勇在旁，不見眾人，望天，日已晌午。

必仁：「主人無禮，昨夜輕慢，請勿見怪！」

余未及答；

必勇：「草酒性劣，累君醉倒，不致敬意。」

胡君：「叨蒙高誼隆情，感荷逾量，莫知自己，失態之處，乞祈鑒諒！」

「請先用膳」，適漢地膳具至，向余及仁勇招請。余詢長者及必仁在否？

便漢：「村人晨起外出，野織並養，風雨不改

其常，習以為樂；村長早至，見君酣睡，未擾清夢，可憐鄙人整備早餐，隨同仁勇伺候，彼已往野外矣。」

仁勇懷漢同餐，飯粒如黍，滑膩馨甜，詢之？曰：「風花實也」，問何來？曰：「此草盛產於山腰岩官間，吹晨風而開花，吹晚風而結實，並枝連穗，任意採擷，食之不竭，島中人視為長糧。」余奇之，乞往觀，仁勇懷漢同行，沿路疏林垂葉，澤黃清香，詢之？曰：「雨花菓也，此樹逢日雨而開花，逢夜雨而成菓，不摘不落；若無夜雨，長年皆花，若無日雨，終歲見菓，島中人飯餘小食，未有窮時。」懷漢順手摘下一顆奉余曰：「請嘗試之！」濃香郁蜜，國中無此佳味，吃不厭飽。至水邊，赤魚尾，大小不一，躍石噴臥，近不畏人，詢之？曰：「此魚依水為活，晒日遠長，島中人名曰採陽魚，四季皆育，任取以佐餐，肉爽湯滑，嗜食不輟，惟遇陰雨，則無踪影。」轉上山崗，白禽曲翼跳躍，罔群列隊，似鶴而大，似鴨而小，詢之？曰：「此鳥每逐月夜必出，月東望東，月西望西，佇立達旦，島中人名曰望月鳥，望月之際，人至不驚，可因取獲，以火烤熟，香脆可口，佐酒甚善，現將傍晚，是其正作欣躍迎候狀，至月出停立，」行至叢林密處，仁勇懷漢導余深入，詢之？曰：「此即西村林姓也，時當野罷歸來，先訪村長，」村中男女老少，散雜無章，或圍坐談笑，或擁抱舞蹈，或唱歌和曲，或清酒對奕，或劃地教兒

女，……余等經過，皆昂首注目竊私語。及抵堆石為壩織草為蓋處，門懸：「海外無天子，心中有國家。」額掛「林氏家祠」，必仁指曰：「此林村公堂也，村長在焉。」地排石板，光滑淨潔，四通八達，堂廊寬敞；中庭面天，植有花木，仰望中堂，有老二人賭酒對詠，旁有少女劃履登記，微聞唱和，兩老抵掌狂笑，少女在背：「賭酒笑談天，無法無君，正是我們新國界，」置身聊賴地，看男看女，且當世外小人間。」余等趨前，必仁引揖呼曰：「林伯伯，有客遠來，特同拜訪，」兩老凝視，少女側目，分指兩老介曰：「村長林大華先生，賢老林光華先生。」繼對兩老指余介曰：「客胡姓名君，昨到敝村，能道故國事，特來傳報。」兩老呆視有頃，詰曰：「海曠天深，何能至此？」余告以船遇風被逐至此擱淺經過。

大華：「還有客否？船現何在？」胡君：「船擱島外沙脚，餘客皆在掘沙，冀引潮至浮動。」
光華：「船既擱淺，豈能移動，此真恐不可及，徒勞而已。」仰望天空，屈指點算：「可無妨，明天午後，潮可及矣。」
余聞而喜，即欲告別。

大華：船行明午後，何匆匆為；吾輩生不逢時，活不當地，故國如何，從未聞說，請道端詳。」挽余及仁勇懷漢就坐，并呼少女曰：「秋棠，去找文山備取酒肴，為客洗塵。」
光華向仁勇問曰：「胡君怎的找得你們？」

必仁將余到陸村經過及說過種種，細述一遍：大華：「既已復是漢家天下，吾輩也當設法歸去，祖上甘避此間，是因不願降身異族，嘗囑下來，大宋復興，子孫就應回國效力，現雖非宋裔當朝，中華民國自是漢家人民為主，吾輩當即起行。」

光華：「自然是要回去，惟我們林陸兩姓，蒙難來此，如弟如兄，歷世無異，歸國亦當同行，但何方向，舟楫如何準備，須細商量，現已夜深，胡君定疲倦，需要休息。待天明去請陸村長與夏過來商量，如何？」

大華：「好，我們休息吧，必仁，必勇，懷漢就在這里陪同胡君歇宿，明天詳談。」
仁勇懷漢醉意闌珊，頃刻鼾然入睡，余則左思右想：現國中黨派對立，內亂方殷，人心浮詐，官吏貪墨，社會破產，貧艱難，他們有奇花異菓為酒，美草良實為飯，野禽，山獸，水族為肴，不冷不熱赤裸裸而保天真，男女不分，長幼莫別，諱而不爭，樂而不淫，舉止言笑純出自然，形容狀態毫無羞澀，隨心所欲，予取予求，任性所好，無拘無束，誠天人所不逮！若其回國，來船固難容載，濟身無一絲之掛，既無技藝之長，亦無勞作之習，歸後，誰為安置？何以生存？豈不辜之死地！偏拒之，自固不近人情，而其忠貞愛國一片熱心，棄置荒海，亦殊可惜！倘告以國內經過長期抗戰慘狀，滿目瘡痍，餓殍載道，社會支離破碎，黨派爭權奪利，和平統一遙無可期，地方破壞多於建設，又恐影響他們真摯純潔之心情，

必仁將余到陸村經過及說過種種，細述一遍：大華：「既已復是漢家天下，吾輩也當設法歸去，祖上甘避此間，是因不願降身異族，嘗囑下來，大宋復興，子孫就應回國效力，現雖非宋裔當朝，中華民國自是漢家人民為主，吾輩當即起行。」

潛存分化惡劣之邪念，且其安享天然樂趣，不受外界刺激，遠勝神仙；猶心存故國，久未淡忘，而國內人士，身受國家培養，反為個人權益及黨派勢利之爭，不顧民族之休咎，余固亦深惡痛絕，然身著華衣，形同國士，遠與談及，縱成不被鄙視，實亦難以自解？如設詞虛騙，說後放船來迎，則徒增其在憂念，誠又不忍！撫心慚汗，徹夜未眠，莫可奈何，決意棄其未醒，先行退脫，自後雖或疑神疑鬼，不適當為傳奇說異，無大碍害；遂急循舊道爬走，歸抵原處，潮已湧傍船沿，拔步而上，船中人驚視曰：『何往而不告人，若不及時趕回，停下船行，君將留為水鬼耳！』余恐道出經過，或有好奇留戀，以候行期；姑曰：『上山散步，時刻回視，何致有悞。』喘息方定，船身動矣，船中人皆鼓嘴開行，未及數里，島中人已遍佈山巔，招手高呼，船中人有曰：『海山遙隔何來如許多人？試駛回問個究竟。』余急應曰：『其間四望汪洋，決非人能居住，不是海鬼，必是海賊，若折回，恐遭其禍害矣！』船中人多以為是，有呼加速前航遠避，甚至艱小者望而驚悚，猶恐其有窮追來。余當時出此汚言，蓋恐船復折往，船中人必有上島，島中人亦必有下船，強而求歸，無異載之於死，倘有樂而忘返，則此一群天真無瑕之人類，將漸被其弄至島嶼瘴氣，故以惡言嚇走船中人，非忍污辱島中人也，船離漸漸遠避，心殊戀戀不捨，直視至先不見人，復不見嶼，猶對望空念，並默祝『島中陸林兩族世世代代永享天然無價之福！』

如何議處大笨象

山河

中央公園里頭的大笨象，想在廣州的人不是看見也會聽說，已用不著畫形畫色。

說起這大笨象的來歷話長，就要先談對日抗戰，國軍遠征，出師緬甸一大篇的歷史，這樣，實太浪費筆墨了，似乎也無此必要；姑就這大笨象如何來到廣州，和在廣州的生活狀況，畧為報導，當為關心笨象的士女所樂聞吧。

新一軍緬甸班師回國，勝利品中是有三條大笨象，這三條笨象一直被帶到廣州來，該軍認是稀貴生活的勝利品，就把現關在公園里的一頭贈送羅主席以為紀念。但是，這個粗笨的龐然大物，實沒有可玩，只有消耗；或者羅主席認為獨美不如眾樂，就把這傢伙送給市府陳列於公園，以供市民大眾觀玩。

可是，這傢伙太不識趣，被俘虜到中國，還在在嚼甸一樣，每天要吃百多斤米糧，又幾百斤草料，且要一個專才在陪侍，若照現下的物價和工資，月中所需，就非三百萬元不辦。際茲物價騰漲，民生困苦，陳市長提倡節約，并躬自實行，大笨象既在治下，當也接受領導，所以，陳市長并不徵求大笨象同意，把米的供應核減為三十斤，草料仍准照舊。而養象的人，猶認這是浪費，或為大笨象預備身後事，每天又奉私自節省十斤，其實，日食米就只有一二十斤了。雖不足半飽，但以虜俘之身，雖然曾經一度違反，被罰公園樹木四處咆哮，但這些抗，終歸無效，所以，不會引起社會人

士的注意。

看看這象，是一天天的瘦了，且已瘦得無神無氣而有壽終正寢之虞！這在外國人看來，一定鄙笑我們不懂得藝術，不懂得生活，把這樣一個有用之材，置之無用之地。但在這象的感想，必有受人虐待亡國之痛，比之送給英國的大熊貓，真有天堂地獄之感了。至於我們市民呢？反又認為這象每天的消費，可以養給百十窮入的生存，何重子彼而輕于此？因有以上不同的見解或感覺，問題就發生了。

一、這象實已消瘦得難看，真有點可憐了！若果不是把來象徵廣州的市民，這麼大的笨象也將餓死，給廣州市民予刺激，而使其知所發奮，就是把來譏諷廣州的市民，象雖大，但亡了祖國，就要受虐待，給予廣州市民以警悟，而使其知所愛國，不然，就無理由留其存在，或讓其這樣存在？

二、市民實有點不平了，政府仍養着一個毫無作用的大笨象，若把每天養象的米和買草料的錢及養象人的工資，每天可以救活大大幾十個人，難道幾十個有國家政府的人民的生存，比不上一個亡了國的大笨象嗎？

三、單就象看，或把象與羸民比比看，在我們自己是看不慣，若給外國人看更是笑話，但應怎樣議處呢？殺是不忍，養亦不該，不養而讓其餓死又不成話，如何？仍候養象的人卓奪，并望讀者發表意見！

「肥料之辯論」的姊妹篇

化學肥與人體健康

Ysabel Daldy 著
李聯譯

本文譯自本年二月號世界文摘。原載倫敦自然雜誌

用純粹腐殖質培養的蔬菜和水果，去供養學生之有價值的實驗之內
容，一九三九年曾由紐西蘭生理與心理福利協會的卻普曼博士（Dr.
G. B. Chapman）發表過。實驗的地點是阿爾伯特山高等小學的寄宿
舍，實驗者是六十個小孩，先生和職員。實驗開始之初期（一九三六年）
，寄宿舍之膳食與高於一般學校之寄宿生；但孩子們一齊患了傷風，加
，寄兒，扁桃腺炎，傳染性感冒，蛀牙以及其他有阻礙的疾病（這事在
紐西蘭其他的學校也是如此）。全紐西蘭食物之補給都是從化學肥料
的土壤里長出來的。

一九三六年卻普曼博士勸告宿舍附設的果園，它的水菜和蔬菜應用
經過處理過的腐殖土。改革是在進行中，「化學長大」的水果，生茶
和青茶改變成了「天然長大」的食物了，現在正在宿舍中應用着。差不
多一畝之地已經在耕耘，牠的土壤（黑色火山土）並未加上任何化學的
或人造肥料。下文的健康總報告，是自改變以來便由宿舍之女主管於一
九三九年發表的：

「第一件值得注意的，自園藝產品改用處理過的腐殖土後十二個
月中，小孩患加答兒的人數逐漸減少。傷風和惡性感冒亦有一個很明顯
的降低。傷風此刻已是很少了，只要是感冒都是很輕微的。一九三八年
麻疹傳染病在紐西蘭極為普遍，新生的小孩受到很利害的打擊。但在宿
舍中居住過一二年的孩子，只受到極溫和的襲擊，痊癒也很快。

「在過去三年中，體格的發育和生長，特別是在功課相當繁重和運
動之時（實際的體高和體重曾引出），若干少數之事件，特別是在足球
季節時，似顯示着無機鹽和維他命所含有的食物，是肌肉和骨骼，和神
經過度緊張以及關節折復元的彈力……等完美發展之保證。使秘和
肥胖是很少發見的。皮膚是明晰而健康的，而孩子們是無比的活潑和強
壯。

「自從改用天然法種植園藝產物，雜誌刊物上關於兒童的牙齒現狀
的報告已經大可令人滿意了。」

本文作者在「紐西蘭婦女週刊」一論文中，曾引用過這同類的另一
種實驗如下：

倫敦附近之皇家商業旅行學校的卡奔德博士（Dr. E. Brodie Carpen-
ter）曾敘述過一個有趣的故事，一九三九年他担任二三百個兒童的牙醫
，他發現他們牙齒的狀況非常惡劣。他把男孩和女孩分成幾級「甲」（
以〇至二個蛀牙的）；「乙」（三個至五個蛀牙的）；「丙」（六個蛀
牙以上的）。同年（即一九三九年）「甲級」占全體兒童百分之五十；
「乙級」百分之十二；「丙級」百分之十八。

一九四一年五月他檢查牙齒，發現沒有大的改善。「甲級」是百分
之五十六，「乙級」則是百分之二十九，「丙級」則占他治療下的兒童
的百分之十七。後來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情況似乎好轉，一九四五
年九月最後一次檢查，「甲級」增到百分之九十七，「乙級」為百分之
三，「丙級」則沒有。

就在那時，卡奔德博士，在「英國牙醫通訊」中，讀到一篇埃威勒
·杜納先生（Mr. Eward Turner）著的文章，他指出說用腐殖質混合
肥種的食物，比較用人造肥的品質好。卡奔德博士到了他管理下的園丁
主任那里去，發現了牙病人數下降的原因了。原來自一九三九年以
來，園丁主任種了五畝半的田；一校立刻可以用出產的綠蔬菜自供自給
。園丁不相信化學肥。於是種蔬菜和生菜的大田野都改用天然肥，牠的
泥土是豐富的腐殖土構成的。卡奔德博士結論道「學校里牙齒情況變好
的原因，我不懷疑了。在健康的泥土上種出的健康，新鮮的食物的價值
是不証而明的了。」

卡奔德博士的實驗使他永遠記住北愛爾蘭聖哥林比亞學院自己庭園
種出的蔬菜之消費（他們甚至自己出產小麥和麵包！）。自天然種植
之食物完全被採用以來，（其中化學肥料是完全嚴格地拒用的），寄
宿舍中的小學生們，已經能保持着一個極高水準的健康牙齒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廿一日譯完在廣州——

蔗 蟲

食品小識之九

范士武

蔗虫一作糖虫，食蔗葉或蔗根而化生，非如蔗蟲之生鼠壤，從土而出，故刀圭下每誤為蠶虫，蓋不辨蔗字其上從，蠶字其下從虫之誤。本品學名爲甜蚜虫，或稱甘蔗粉蝨，一名介殼虫，川省俗稱爲甘蔗蠶，屬同翅目蚜虫科，其成虫分爲有翅無翅兩種，在甘蔗生長時期，皆爲無翅者，而有翅成虫者，最早發生於九月上旬，成虫及若虫均可越冬，此虫寄居於蔗葉背面主脈之兩側，吸食蔗汁或蔗根，其體上分泌白色綿狀物質，以掩避身體，故凡有此虫發生之蔗葉，常呈蔽害之狀，同時以其分泌蜜汁，招致蜜病，妨礙同化作用，被害輕者，生長阻滯，糖分減少。被害重者，據專家之研究，約損失百分之七五，而至於不能供製糖之用。不同於普通甜度之甘蔗，以秋植蔗及宿根蔗被害最重，春植蔗較輕。綿蚜虫除直接爲害甘蔗外，尚可間接誘致黑腐病空心及嫩紋病等，終至枯死，此虫繁殖甚速，若當亢旱，不旬日即全面受害。其防治方法，以剷割湖草再加辣椒粉及石鹼混合噴射較有功力，或以石鹼沖水亦有效驗，且便於經濟，亦可採用人工防治之殺刷。局部受害者，可採用摘葉，而蔗葉茂盛陰蔽者，應採用疏葉法防治之，此其大略也。

念更發解熱中，佳境不須愁有蠶，蔗生原可慶冬蠶。似誰折節吟腰細，笑彼含花蜜口空，畢竟冰心誰共語，一襟愁絕對蠻風。狀如極工，其時次句，則蔗虫性寒可概見矣。東方朔神異錄云：「南方有甘蔗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從節多汁，甜如蜜，咋嚼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蠶虫。人腹中蠶虫，其狀如蠶，其消殺虫也，多則傷人，小則殺不消，是甘蔗能減多益少，凡蔗亦然，此所以得甜味而平也。一夫啖蔗可以節蠶虫，則食蔗虫當更進一籌矣。蓋甘蔗爲蠶之所喜，此非以虫殺虫，不過以甘。益胃之品而使蠶安耳。

案：蔗虫爲甘蔗之大敵，於兩廣遺害最甚，其產於廣東潮州府及漳泉等處蔗田中者，土名蔗粘，潮俗亦曰蔗頭蠶，性活潑喜活動，營養性生殖，體呈橢圓形，腹部膨大，頭向下向，尾端稍尖，作黃褐色或灰綠色，附有白臘觸角短小，脚已退化，土人多以清油灼過，則拳曲如蜂，味極鮮，佐酒尤美，云可治小兒疳癆，小兒多嗜食之。生者氣味甘微寒，熟者甘微溫，其助痘漿之效用，可與蘭虫並傳，惟種牛痘法盛行於世，遂鮮寶貴之機會，網目拾遺於甘蔗下載黃海石云：「凡痘疹不出，悶痘不發，毒發脹滿者，宜甘蔗搾汁與食，不時頻進，則痘立起，其寒散解毒之功，過於蚯蚓白鹵，惜人不知其功用」。蓋甘蔗爲含糖份植物內分泌液最豐富之核果，其糖分係由炭氫輕三原則組合而成，綿蚜虫爲甘蔗老根之寄生虫，得

甘蔗之養氣及養糖成分，營養而生，孽爲甘蔗之害虫，而其功用確有益於人體，爲發痘行藥托離清毒之妙品，且能化痰、醒酒、和中、利小便，以其亦具寒散解毒之效耳。青皮甘蔗出者良。俗名竹蔗，一名杜蔗，莖小而節節長，皮薄而韌，製糖之最好原料。夏月上市，秋冬亦間有之，惟蔗虫終因蔗葉枯治法日見進步，遂鮮見於市場，且經油灸，變涼爲熱矣。

吃飯與戀愛

何浦

吃飯，雖佛徒也不能少，戀愛，雖聖人也不能無，一般的青年中年甚至老年的男女，更是日夕不忘，等量而齊觀。

但是，戀愛就同居，同居免不了要生子，飯飯得吃飽，其樂也，或許餓餓，誰是收入的輾轉不見加多，支出的火錢口要漲大，兩口子已難免自窮，日子四口下後，就只好臥黃土，過去會有一「結婚就是落頂」的流言，現在真已成爲「愛的謊語」了！

復員以後，廣大怨女滿街跑，本可撞頭開，燕燕于歸，無如男的暗算腰包，女的露着肚皮，兩相對照，心猿而意馬，多是戀不近身，愛不入肉，就只好搭食或開散餐了！

這樣一來，有錢的封翁，多收羅幾個少女，可以說是救濟，奉婢請妾的事實，又盛見於今年，不但男女無法平等，就是男女配合也失均衡，倘長此以往，恐「戀愛不忘革命，革命不忘戀愛」的舊調，又要大嚷而特嚷起來！

讀者信箱

人間究竟是怎樣的人間？

編輯先生：

我愛讀人間，但我很想知到人間的立場，下列幾個請問，你可否給我答復？

(一) 有人說：人間是民主同盟的刊物，真的嗎？

(二) 『人間愛罵，但少積極性的指導』，有人這樣說：先生，你以為怎樣？

(三) 我愛人間平實率真的作風，但有人以為『低級』。你以為如何？

平子先生：一個愛讀人間的讀者俞平子上

(一) 民主國家，人民應該有言論的自由；自由的言論自然不必一定要有什麼黨派同盟的立場，人間立場是國家是人民，在本刊第十三期讀者信箱答復吳君的已有表明。如有再要追問我們是什麼黨，那末，就算我們是一人黨吧，因為每個作者有每個作者自己的見解，決不強其絕對相同，如果政見是黨，一人黨是一個恰好的說明。

(二) 人間該罵的事情太多了，祇要不是謾罵，不是惡意的罵，我們以為總會比『捧』好一點，揚棄了淺薄，太自然不會混濁，少數幾期而外，多露點本色，積極性就會出現，社會本來如此。

(三) 高談理論和自立門戶都是自己欺騙自己的『天堂』，人間祇是人間，高低的分別，祇有幻想『天堂』的人才能理解，我們決不願引導別人走進幻想的『天堂』。

——編者——

徵文啓事

本刊爲盡量表達民意，在省參議會未正式成立前，特闢民意專欄，歡迎下列題材稿件：

一、省議員副的競選談話（須本人簽名蓋章）

二、省議員選擇議長副議長（須具真姓名）

三、各縣市參議員對省議長副人選的要求條件（須具真姓名）

四、讀者對於省議長副人選的意見

五、未來的參議會應否就是過去的臨時參議會？

六、希望省參議會怎樣做和做些什麼？

七、競選省議長副的人的生平興趣史。

八、省參議員的個性、來歷、及其抱負與嗜好

二、

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希望永遠不會有，但世界強國正向戰爭歧途競走，隨時都有突然爆發的可能，那時，中國怕不會置身事外，而且，現勢的推演，中國怕將會更遠東的導火線；這個，除掉準備再做漢好的以外，相信不會漠不關心吧？三次大戰何時爆發，中國應該怎麼做，我們不妨來一個假定；本刊爲徵求讀者對自己國家民族安危的意見，特爲徵文，文以警國，精當爲主，最好在三千字以內，稿酬從優，願爲：

第三次世界大戰何時爆發？我們該怎樣做？

民國卅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人間週刊

第十六期

發行者：人間週刊社

社址：惠愛西路粵華東一街七號

編輯部：一德路三九四號三樓
營業部

定價：每本國幣貳百元

本刊逢星期六出版

徵求長期定戶啓事

本刊自出版以來，半載於茲，荷蒙讀者愛護，銷紙激增，茲爲酬答雅意特訂定優待長期定戶辦法，凡定閱本刊一律予以優待：

(一) 本刊每週出版一次，凡定閱三個月者（即十二期），列爲長期定戶，刊費二千四百元，實收貳千元，以爲優待，訂時收費。

(二) 長期定戶并享有以下優待權利：
1. 訂閱期內如本刊增價訂戶仍照舊價。
2. 優先派送。
3. 代辦委託事項。

(三) 長期定戶不論團體或個人如遭受他人損害法益或自由，均可投函提請本刊鑒援